

戚 繼 光

青年模範叢書

戚 繼 光

羅時陽編著

青年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（二——三〇〇〇）

戚繼光

定價國幣六〇〇元

版權所有

編著者 羅時陽

發行者 青年出版社

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

地址：南京估衣廊三十九號

青年年模範叢書

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

- (一)張 謇、蘇 武 (二)衛 青、霍去病 (三)馬 援 (四)班 超
(五)諸 葛 亮 (六)李 世 民 (七)岳 飛 (八)辛棄疾
(九)戚 繼 光 (十)鄭 成 功

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

- (一)陸皓東、史堅如 (二)鄒 容 (三)秋 瑾 (四)黃克強
(五)陳 英 士 (六)朱執信 廖仲愷 (七)蔡松坡 (八)黃花岡

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

- (一)陸軍忠勇故事集 (二)空軍忠勇故事集
(三)團員忠勇故事集 (四)民間忠勇故事集

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

- (一)遠征軍在前綫 (二)活躍的青年軍

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

我國古以六藝施教，兼重文武，故歷代賢豪，在其青年時期，每當國家危難之際，輒能投筆從戎，奮起衛國，其可歌可泣之行爲，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。迄乎近代，首倡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，自

國父孫先生以次，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，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，行爲之義勇悲壯，更遠邁古昔。此次對倭抗戰，人無分男女，地無分南北，敵愾同仇，奮勇殺敵，在

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，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，大多亦是

四年；此其所爲，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。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，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，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。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，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，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，實爲今日切要之圖，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。

至於上述之理由，本叢書計分四輯，共二十四冊，預定於三十四年內次第完成，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：

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

一) 張騫、蘇武 (二) 衛青、霍去病 (三) 馬援

四) 班超 (五) 諸葛亮 (六) 李世民

(七)岳 飛 (八)辛 棄 疾 (九)戚 繼 光

(十)鄭 成 功

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

(一)陸皓東、史堅如 (二)鄒 容 (三)秋 瑾

(四)黃 克 強 (五)陳 英 士 (六)朱執信、廖仲愷

(七)蔡 松 坡 (八)黃 花 岡

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

(一)陸軍忠勇故事集 (二)空軍忠勇故事集

(三)團員忠勇故事集 (四)民間忠勇故事集

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

(一)遠征軍在前線

(二)活躍的青年軍

本叢書所輯各書，其篇幅內容，力求均勻。但事實上，或以其人
才蹟甚多，雖經過揀擇，仍不免失之於繁；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
不甚少，雖廣爲搜集，仍不免失之於略。加以限於時間，成書倉
卒，魯魚亥豕，在所弗免。敬希讀者惠予指教，俾再版時得以改
正，不勝企幸。

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

戚繼光

目次

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

- 一、明代的倭患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將門之子……………一
- 三、戚家軍的創立……………一五
- 四、破倭第一聲……………二三
- 五、直搗寇巢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六、平海大捷……………三七
- 七、保障閩海肅清餘孽……………四三
- 八、移鎮北邊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九、訓練邊卒整飭邊防……………五三

目次

二

一〇、消弭邊患·····	五九
一一、將星的隕落·····	六五
一二、「紀效新書」與「練兵實紀」·····	七一
一三、我們對於戚繼光的認識·····	八三

戚繼光

一 明代的倭患

戚繼光是明代剿倭的名將，他之所以爲後人崇拜，主要的便是由於他平息了有明一代的倭患的原故。因此，我們要傳記這一位歷史上剿倭名將生平的事蹟，便不能不先把明代的倭患作一番扼要的敘述。

原來明代自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）倭寇進犯山東濱海州縣以來，二百年間，即始終爲中國的大患。其間尤以嘉靖一朝，倭勢最爲猖獗，人民受苦，也最爲慘烈。無論北至山東，南至閩粵，凡屬濱海地區，幾乎無不遭其侵擾，被其荼毒。直至萬曆末年，歷經戚繼光、俞大猷、譚倫等剿倭名將長期掃蕩的結果，倭患才算漸漸平息下來。所以我們即使說倭患與明代相始終，也並非過分。

所謂『倭』，就是現在的日本。自東漢初年開始和我國交通以後，即世代受我國的封號，事

我國爲天朝，千餘年來，朝貢不絕。祇因元世祖東征喪師，倭人得邀天倖，才遂漸有輕視華夏之心，而暗萌西犯之念。恰好元朝末年天下大亂，明太祖初有天下，國基未固；而和他同時逐鹿中原的方國珍和張士誠等人的餘黨，也尙未完全撲滅。倭人以爲有機可乘，便悍然和這班亡命之徒勾結起來，進擾山東沿海各地。當時明太祖雖曾派遣使臣詔諭倭國王良懷，詰以入寇之故，並警告他說：「臣則奉表來庭，不則修兵自固；如必爲寇，朕將命舟師揚帆，捕絕島徒，直抵王都，生縛而還，用代天道，以伐不仁。王其圖之！」無如倭士夜郎自大，置之不理，仍復縱令倭寇擾亂山東，並劫掠浙江的温州（今永嘉縣），台州（今臨海縣），寧波（今鄞縣）和福建沿海各地。洪武三年（一三七〇），帝復遣使持詔前往曉諭，倭士雖於次年奉表納貢，以示臣服；但倭人寇華的野心，却並未完全消滅。故不久即復劫掠温州，海鹽（浙江縣名），澈浦（在海鹽縣南）及福建濱海州縣如故。明太祖以倭寇恣擾不已，不得不預爲防範，乃於洪武四年（一三七一）詔令浙江濱海諸衛，改造多櫓快船，以爲防禦。其後並於洪武十七年（一三八四）在山東、浙江沿海一帶，建築城牆五十九座，就民戶四丁抽一，以爲戍卒，共得五萬八千餘人，分守諸衛所。又於二十年（一三八七）派員往福州、興化（今福建莆田縣）、漳州（今福建龍溪縣）、泉州（今

福建晉江縣）四郡，相度形勢，擇其要害之處，建築城牆十六座，並增設巡檢司四十五個，於民戶三丁抽一，合萬五千餘人，以爲守備。不過海防雖大爲整飭，但狡猾成性，出沒無常的倭寇，却仍然不時的伺隙進擾沿海各地，終明太祖之世，迄無寧息。據史書所載，如洪武六年（一三七三）之寇登萊（今山東蓬萊縣），七年（一三七四）之寇膠州（今山東膠縣），十六年（一三八三）之寇金鄉（在平陽縣南七十里）、平陽（浙江縣名），二十二年（一三八九）之寇海甯（浙江縣名），二十四年（一三九一）之寇雷州（今廣東海康縣），二十七年（一三九四）、二十八年（一三九五）之寇金州（今遼寧金縣），三十一年（一三九八）之寇寧海（今山東牟平縣），都曾使當地的居民飽受蹂躪。祇是因爲事先有所防範，故受禍的區域，沒有以前那末廣泛罷了。

成祖卽位之初，倭王源道義（足利義滿）畏威懷德，不特迭次遣使前來朝貢，並且時常設法緝捕倭寇，獻之中國，一時沿海倭患，頓形衰滅。及源道義卒，其子源義持繼爲倭王，竟一反父風，又復縱令倭寇，在中國沿海一帶肆行劫掠。所幸那時明朝國基已固，對於倭寇的防範，也更周密。所以倭寇雖然不時蠢動，却並沒有佔到什麼便宜，相反的，倒每每給明朝的官兵殺得大敗而回。其間比較顯著的，有永樂七年（一四〇九）柳升敗倭於青州（今山東益都縣）海中之役，

永樂十五年（一四一七）張謙敗倭於金鄉街之役，永樂十七年（一四一九）劉榮敗倭於望海埭（在遼寧金縣東北六十里）之役。尤以望海埭一役，倭寇被殲千餘，生擒數百，幾無一人脫逃，要算是明初剿倭最大的一次勝利。

仁宗、宣宗兩朝，倭焰稍戢，中國對於倭寇的防範，也不免逐漸鬆弛。不料到了英宗正統四年（一四三九），倭寇乘我不備，竟以船四十艘大舉入寇，不到幾個月，便連破浙江的台州、桃渚（在臨海縣東一百里）、寧波、大嵩（在鄞縣東）及昌國衛（今浙江定海縣）等地，獸蹄所至，焚殺劫掠，真是無所不用其極。我們祇要看『明史紀事本末』所載：『官庾民舍，焚劫一空，驅掠少壯，發掘塚墓，束嬰竿上，沃以沸湯，視其啼號，拍手笑樂；捕得孕婦，卜度男女，刳視中否，爲勝負飲酒。荒淫穢惡，至有不可言者。積骸如陵，流血成川；城野蕭條，過者隕涕。』便可以知道當時人民所受的禍害，是到了如何慘烈的程度。不幸那時國家多故，雖然受了倭寇這樣嚴重的侵擾，却依然不能從事積極的剿捕，而祇能作消極的防禦。甚且曲予優容，以求和好，使倭寇每每得藉朝貢之名，而陰遂其劫掠之實。遷延貽誤，歷五十餘年，遂終致釀成嘉靖一朝的

嘉靖倭患，以倭使宗設與宋素卿之爭爲始。原來倭性非常狡黠，且酷愛小利。因羨慕中國的富庶，便不時的運載貨物，暗藏兵器，出沒於沿海一帶，遇有機會，就拿出兵器，大肆劫掠；否即便陳列貨物，說是奉命朝貢。所謂『朝貢』實則也祇是貨物買賣罷了。所以在水樂二年（一四〇四）的時候，特和倭國王訂下了『十年一貢，人止二百，船止二艘』的條約，以爲限制。後來在宣德八年（一四三三）的時候，又重新申定規約，限定『人過三百，船無過三艘』。可是倭人對於這些規約，並未嚴格遵守，以致常常發生糾紛。世宗嘉靖二年（一五二三）四月，倭使臣宗設以船三艘前來入貢，但不久却又有名宋素卿的，率船一艘，人餘，逕至寧波，亦稱貢使。於是兩人互爭真僞，在彼此不肯相讓的情形之下，便終於火併起來。宗設之徒，追逐素卿，直至紹興城下。所過之處，無不大遭焚掠。雖後來宋素卿伏誅，宗設逃遁，但當地居民所受的損失，却已非常慘重了。這時，明廷以倭寇之患，起於市舶，乃決然把市舶司裁撤。這種市舶司，原是太祖時所設置的，用意在統制倭人進口的貨物，使他們不能和人民直接交易，以免紛爭。及市舶司罷，對於貨物的輸入，便完全採取放任的態度。於是沿海的居民，都紛紛和倭人直接交易。尤其是一班奸商豪猾。更是趨之若鶩；並且常常買了他們的貨物，而不付值。因而倭人憤怒，羣起

出沒海上爲盜，而一般不逞之徒，復從而與之勾結，爲其嚮導，這麼一來，倭患便愈加不可收拾了。

嘉靖二十六年（一五四七）倭寇寧波、台州，和福建濱海各郡，殺人越貨，流毒甚廣。那時，各地雖設有衛所城池，和巡海副使，備倭都指揮等官，以資防禦，但一則因倭寇出沒無常，無法防禦，一則因浙閩兩省的官弁各有分司，無人可以統攝。於是倭寇時而犯浙，時而犯閩，簡直使兩省的官兵無法對付。世宗乃用巡按浙江御史楊九澤之言，特派朱執巡撫浙江，兼提督福建的福寧（今霞浦縣）、興化、漳州、泉州、建寧（今建甌縣）五府的軍務。朱執爲人，清強峭直，勇於任事，到任以後，卽革除渡船，以清海道，嚴辦保甲，以安閭閻。明年，遂攻破倭寇所盤據的淵藪——雙嶼（在寧波口外），並捕獲勾結倭寇的奸民頭目閩人李光頭，歙人許棟等，置之重辟。一時閩浙倭患頗有日趨消歇之勢。不幸朱執這種勇敢的作爲，却引起了不少達官貴人的嫉忌，尤其是地方上一班專以勾通倭寇，藉獲漁利的土豪劣紳們，更是恨之刺骨。於是互相串通，上疏朝廷，說朱執所捕殺的，全是良民，並非賊黨。世宗信以爲實，竟於二十八年（一五四九）將朱執改爲巡視，以減削他的職權，不久復以擅殺之罪，罷免他的官職，並派員前往按問。朱執聽

到了這個消息，非常憤怒，便自製壘志，作絕命詞，服毒自盡。朱執既死，乃罷巡視大臣不設，朝野人士，對於海禁之事，都緘口不敢再言。所有朱執所招的福清捕盜船四十餘艘，統統都被遣散，就是浙江原有的衛所和戰船，也尺籍盡耗，完全有如虛設。從此海禁廢弛，海防盡撤；而過去被朱執所驅逐的奸民餘黨如汪直、徐海、陳東、麻葉等人，也便毫無畏懼，嘯聚徒眾，盤據海島，爲倭寇主謀，肆行劫掠。於是倭寇之勢，益爲猖獗，東南一帶遭荼毒者，達十餘年之久。

嘉靖三十一年（一五五二），倭寇台州，破黃巖縣（今浙江縣名），殺掠極慘。不久復四散大掠象山（今浙江縣名）定海（亦浙江縣名）等地，於是整個的浙東，都爲之騷動起來。朝廷以倭患一天厲害一天，便再設巡視重臣，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，巡視浙江海道，和福建的興化、泉州、漳州各地。不久，又將巡視改爲巡撫，以提高他的職權，使便督率士吏。王忬受任之後，即先後上方略十二事，又任參將俞大猷、湯克寬爲心膂，一面徵調狼土諸兵，一面募集溫、台各縣桀黠少年，分撥諸將統率，布列沿海各衛所，嚴督防禦。祇是那時倭寇之勢，已成燎原。故雖以王忬任事之勇，督士之嚴，終亦未獲大效。

嘉靖三十二年（一五五三）三月，汪直勾結倭寇，大舉進犯，以戰船數百艘，蔽海而至，一